

在爱里用“技巧” 难道我错了

□口述：草白 整理：徐约维

车行驶在 301 国道上。窗外是旷野，乡村的夜漆黑，是夜本来的、千百年以来的真实面目。偶然的灯火零零落落，仿佛渔火，闪闪烁烁，明灭不定。

这次，是我与红河谷一起去黑龙江我们曾经插队的地方故地重游。好久好久，一声不吭的红河谷忽然开口：“这里夜色多美啊！小时候，我就喜欢看星空。星空，是我童年最美的童话”。

“现在星空没有了。连书也‘渐行渐远渐无书’了。这时代变得快啊！”

为了回应红河谷的文艺范儿，我也文绉绉地说，不过我的感触点是在另一路：“一路走来，辛辛苦苦，却发觉已经走在另一条路上”。

我想起多年前，我喜欢过的一个女人铁媚。她喜欢美国作家罗切斯特的一首诗《树林里的两条小路》。她说过一句话，我一直记得：“人生的岔口一个连一个。一旦走了其中的一个，我们就越岔越远，最后已经回不去了。”

就这样，夜色夜路，勾起了我的往事。

我和我的妻子

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，自己也说不清。年过六旬，一切似乎烂熟于心，但世界却更加不可把握了。很多至理名言已成为某种深深的困惑，是非标准也更加模糊，三观也更跌宕起伏。就像奔流的江河突然拐弯时，那种混沌，那种泥沙俱下的情景。

算命的人曾说我一生颠颠倒倒，自己与自己较劲。细细想来，我一生起起伏伏，坐牢、平反、当官、下海，命运之潮似乎到现在还没有彻底平息。

妻是南下干部子女，家住徐汇的天平路；我是一名工农子弟，家住杨浦的眉州路。我们是大学同学。她优越感很强，而我拼劲十足。从大三起，我就一直是学生会主席，是她追求的我。这一点，很像干部子弟，很大胆，不管不顾的，不像上海小女子。

因妻的关系，我已经习惯了女人对我主动。虽然从容貌上我更欣赏那种弱一点，清秀

一点的女人。这也是我的悖论之一。在形象上，我欣赏硬派汉子，但实际中自己却谨慎有余。我喜欢别人对我坦诚，我自己却深藏不露。我喜欢性情中人，自己却胸有城府。就像我妻子说的：我整个人完全是拧的。也许，也只有她能适应我。

我以前对政治有很大的热情，从马列主义到基督教，从唯物到唯心，从绝对到辩证，从外部世界到自己的内心世界。也许，这正是我妻子近乎盲目地企慕我的原因——她父亲是一个党务工作者。她一直说我内心很有力量，可她不知道，所谓的内心的力量其实也是一种内心的迷茫，内心的一种犹豫而已——坚持着，坚持着，什么东西只要能够坚持下去，坚持到底就是一种力量，直到被另一种力量打破。

所以我认为，固执就是才华。但现在，前方目标已经消失。

我是第一批炒股的人

我长期不工作，可我有炒股攒下的几百万家底。虽然股市今非昔比，我荷包也在一点缩水，但我是做 B 股长线的，我有信心撑到底——或许这也是我的一种内心力量。我决不回头。别人看来，我机遇很好，可我知道自己一生错过的尽是机遇：仕途的经商的。我唯一抓牢的是炒股，没有它作为我余生的经济底子，我就彻底完了。

我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炒股的一批人，我也是文革以后第一批硕士生。当时我在北大荒，天寒地冻，路途漫漫，于是我下决心考上了北京某大学，以后又读研。毕业后，我留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，后来又在大机关当处长，在那一段日子里面，我有点小人得志的腔调。我现在反省，越是起点低的人得志后越容易趾高气扬，不可一世的模样；就像小地方、穷地方出来的人最会钻营一样。但我精明过头，错失了一个机遇。所以，当第一拨改革开放的潮水拍岸而来时，我扑通扑通就下了海。应该说，这其实也是一个机会。但我也没有很好把握。后来海南省成立，到北京招聘，我就到海南去了。

在海南我有两套房子，其中一套四房一厅的房子，是我

为单位赢取几千万赢利的奖励。可惜在海南，我没有抓住炒楼花的机会。我现在很后悔当时没有听从妻子的建议，与人联手炒楼花——我没有想过房价会如此直线上升，成为中国的传奇。妻子当时说：“有了固定资产，心里就气足了”。可当时的我，没有听进去她的话——婚后，我一直顶着婚前的某种光环，或者说，她已经形成了听从我的判断与做法的习惯。

当时我一门心思在炒股上，还因此影响了工作，也因为初期股票巨大的利润产生某种幻影，给了我虚假的信心。反正本来在单位里受人排挤，于是我就干脆停职留薪。

我儿子从一出生就一直待在上海的外婆家里，与我很是生疏了。这也是我的一个渊藪。

我自己与父亲生前的关系就很隔阂，想不到自己和儿子也如此——如果说我以前是有点看不起穷且没有文化的父亲，如今我是硕士生，又有不错的经济基础，儿子为什么与我不亲？

也许在子女眼里，父母不是值得学习的榜样。我妻子很崇拜我，可我就是拴不住儿子心。我家这一脉，怎么都是这种父子如路人的关系？



贰柒 制图

手记>>>

爱就是打开自己

我相信，爱就是打开自己的过程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爱也是迎向他人的冒险。

另一方面，爱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自我投射。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，一个不接纳自己的人，一个计较利害得失的人，都很难爱上别人。

不相信自己的人也不会爱，爱首先是相信自己。因为相信自己，所以相信别人。也许，这就是草白感情不了了之的心理根源。

而所谓技巧，永远是辅助性的工具而已。如果在一段关系里，男方用了很多技巧终于赢得对方的心。那么当有一天，他技巧过度使用，使对方产生审美疲劳，或者有了免疫力，再或者，被对方所觉察，他怎么办？

当他黔驴技穷时，或者是他自己也已不再喜欢使用技巧，使用面具来维护关系时，那时候他们的关系会怎么样呢？

不走心的关系，不会长久。

也许，这就是以目标为导向的草白的病根——其实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

“有的人会吸引你，但如果你们没有机缘恰到好处地接近，你们彼此也没有足够的冲动和心力去创造机会。于是这个人终究与你的人生无关”。

就像我们抬头一刻，月亮就在天边。

我被她的缄默所吸引

妻子过世后，我成了“钻石王老五”。朋友们开始给我介绍女友。可我这种性格，不易与人相处，只有母性十足的女性才可以包容我。而我喜欢的女人又是要有书卷气的，有创造力的，有灵性有悟性的，可那种女人往往只有她铁媚的男人才压得住她们。可我又很懒，懒得追求，懒得用心思——而爱情就是用心思。

妻子在世时说过，有真心又有钱的男人，没有一个女人会不动心的。可我还得加一句，对有气质的女人，男人恐怕还得用点心思，所谓情趣。或者说，要有品位。

也许，我是怕暴露我深层次的浅薄；也许，是我内心不自信的表现，我总是给人很傲慢的感觉。所以在现实生活中，我身边都是我不一定看得起，但却能驾驭的女人。而对自己真正心动的女人，反倒是远远地遥望着。

一次，一个交往不深却很想巴结我的朋友给我介绍女朋友，因他人比较轻浮，所以我有点敷衍的意思。不料介绍的那医生却有些气质，也有女人的矜持。她叫铁媚，不像妻子话很多，她

有些沉默。不过，她那时是分居状态，还没有正式办离婚手续。

“为什么不把婚姻了结了，这样选择面可以大一些，不像这样只是在朋友之间介绍？”我故意这样问她，她却缄默着。

她不是一个健谈的人，只是我问一句才答半句，甚至一声不吭。我已习惯女人“笃笃笃”说个不停，可现在却被她的缄默与她眼神里的忧郁所吸引。

所谓“一见钟情”其实也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。早一步晚一步都不行。自己喜欢的类型其实潜意识里面早以框定，只等那人突然闪亮的瞬间，还要场景心境的吻合。

但我一直是个很骄傲的人，我希望有一种她很主动很痴情的架势。男人嘛，有时候，很多爱就是某种虚荣的翻版。男人愿意装出有痴心女人的跟随自己的态势，哪怕是一种假象。

想起以前妻子说，越是心里没底的男人越是喜欢炫耀——有底气的男人反倒是没有声音的，是不出声的。就像有实力的男人是喜欢自己追女人的。我现在反思，这是不是也是她的另一种幽怨？

我想让女人自己主动

“我从来不主动追女人”，这是我的“宣言”。但我会想法子让女人自己主动。尤其是现在，我什么也没有了，就剩下这点内心的骄傲了。我有驾驭女人的招数，且我屡试不爽，可在铁媚身上，却没有反应，弄得我有点不知所措。我忽然想起一句话：“你想控制的那个东西其实最终控制了你”。

我屡屡对介绍人说，如果满意的话，就给她买房子。可是在接触中，我发现她挺实在。我们见面时她总提议坐麦当劳，喝杯咖啡，点个汉堡薯条什么的（但我却吃不惯西餐，可见她不会观察人）。一次我在看电影时，借着里面的一句话暗示她：“我会给你钱的”。并在看完电影以后顺势看了几家房产信息，说一些地段与价格的问题。

就在我们渐入佳境之时，我觉得她有点意犹未尽的样子，我却突然与她告别。我喜欢看见女人为我沮丧的感觉，我就是有意识造成这种状态。在她开始动心的一刻戛然而止，就是想看她是什么反应。而她总是不卑不亢的，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想法。

我看着她在街头走了很久。我心里有点疼，可想起对介绍人的夸口，就把她晾在一边了。

我对介绍人说，我希望

她明确表态，说追求我的人也很多。可没想到，介绍人省略了前半句，把后半句变成“她也不是我以前理想当中的女子”传了过去。

其实我在看电影前，就很有深意地对她说：我前妻是内心很稳定的一个人，什么事都是一条道走到黑。我很欣赏她的坚定不移，而我是一个内心很动摇的人，一波一波，转弯很多，变换很多。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策略，是暗示她要像前妻一样对我。

可我失算了，铁媚走了。在后来的 3 年里，我又三五次通过介绍人，包括通过其他渠道传话，说自己还是独身，虽然有硕士生、画家主动要在我家过夜，但我都拒绝了。这样做，就是想表明我很重视她，还在等待的意思，可皆无反应，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介绍人没有传话。他觉得我小气，没有油水可以捞，于是不做这“买卖”了。当初我给他的 1500 元“咨询费”，也是铁媚让他还的——他至今还在后悔。而铁媚也看清他贪婪又不靠谱的面目，不再搭理他。

现在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？毕竟事情已经被我给弄成这样了。我本来以为，我们会有好姻缘的。我心里说不出的失望，一个美好的记忆还没有形成，就破碎了。